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国际大奖小说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年度推荐读物

电车上的 陌生人

THE
END
OF THE
LINE

[加拿大] 莎朗·E. 麦凯伊 / 著
何雨珈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国际大奖小说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年度推荐读物

THE
END
OF THE
WORLD

[加拿大] 莎朗·E.麦凯伊/著

何雨珈/译

电车上的陌生人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车上的陌生人 / (加) 莎朗·E. 麦凯伊
(Sharon E. McKay) 著; 何雨珈译. — 天津: 新蕾出
版社, 2017.8

(国际大奖小说)

书名原文: The End of the Line

ISBN 978-7-5307-6569-2

I. ①电… II. ①莎… ②何… III. ①儿童小说-中
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0777 号

Original title: The End of the Lin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by: Annick Press Ltd.

© 2014, Sharon E. McKay/ Annick Pres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津图登字:02-2015-74

书 名: 电车上的陌生人 DIAN CHE SHANG DE MO SHENG REN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马梅

电 话: 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76 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
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THE END OF THE LINE 目录

.....
电车上的陌生人

曾经,陌生人也是救世主……1

第一章 车来了……3

第二章 两位新乘客……17

第三章 温暖……25

第四章 碧翠丝……32

第五章 沃斯太太……36

第六章 邻居……46

第七章 第一夜……53

第八章 三人行……65

第九章 危机……68

第十章 我有手套吗……76



THE END OF
THE LINE 目录

电车上的陌生人

- 第十一章 一家人……87
- 第十二章 洋娃娃……90
- 第十三章 礼物……97
- 第十四章 蜂窝百货商场……105
- 第十五章 丽芙……109
- 第十六章 微薄之力……115
- 第十七章 饥饿之冬……118
- 第十八章 朱迪斯……134
- 第十九章 告别……143
- 第二十章 终点站……146

曾经,陌生人也是救世主

现在,大人总对孩子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然而,几十年前,正是这些“陌生人”拯救了很多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很多人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不得已把他们成百上千地送到陌生人的怀抱里。

这是一个发生在荷兰的犹太小女孩的故事。她在两个陌生人的家中避开了残酷的战争。背着德军,在家里藏一个犹太孩子是非常危险的。要是这孩子被发现了,就会被送往集中营,几乎必死无疑。而藏她的人也有可能被抓起来,坐牢甚至被枪毙。救一个犹太孩子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这些勇敢而善良的陌生人也最终被世人所知,得到了“正义外邦人^①”的美誉。

^①此处“外邦人”指的是非犹太人。

第一章 车来了



1942年

阿姆斯特丹 秋天

“你和你女儿得赶紧走。我丈夫不该把你们带到这儿来。”女人站在自己温暖的厨房里，但浑身都在颤抖，好像冷得厉害。

“我已经很快了，达尔太太。”一个年轻的妈妈跪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面前，帮她扣好外套上最后一粒扣子。孩子身上紧紧裹着四五层衣服，圆鼓鼓的像个球。孩子眨眨



眼，咽了咽口水，把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这是她和妈妈之间的约定——无论怎样，不要哭。“别哭，我的宝贝。”妈妈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你得理解我。我也有孩子，要保护他们。邻居要是看到肯定会去举报我们。要是纳粹^①发现你们在这儿，那我们都死定了。我的孩子们……换了你会怎么做？”

“谢谢您让我们住了这几天。谢谢您丈夫帮我们。”年轻女人套上一件轻便的雨衣，草草围上一条灰色头巾。

“记住，找戴绿色帽子的女人，她会把你女儿带到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帮你帮到底……”达尔太太站在窗帘后面，掀开一条缝观察外面的情况。

“我没事。只要我女儿安全，怎样都行。”年轻的妈妈说话太轻，达尔太太好像根本没听到。

“请你千万别提起我们，永远不要提。你们从后花园走吧。”达尔太太转过身，双手深深插进围裙口袋里，“走七个街区就到电车站了。来，我有票。请一定收下。”

^①纳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以希特勒为党首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文中指纳粹德军。

“好的，再见。”年轻的妈妈接过车票，塞进包里。

“这个给孩子拿着。”达尔太太又塞给小女孩一个苹果，小声说道，“Opgehit^①。”

“您会说意第绪语^②？”那位妈妈吃了一惊。

“不会……只会一点儿……别问了。求你快走吧。”达尔太太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把头埋在双手中。

妈妈和孩子走出达尔太太的家，穿过后花园，站在大门口。

“妈妈，达尔太太在哭吗？”孩子问道。

“她很伤心，而且……可能她也有秘密。”妈妈回答。

此时此刻，街那边传来一阵喧闹声。

“快藏起来！”妈妈小声说着，拉起女儿的手。两人蹲在一个小棚子后面，等待着。声音从她们身边掠过，飘远了。但两个人还是不敢动。

“妈妈，‘Opgehit’是什么意思？”孩子小声问道。

妈妈举起手指竖在双唇前，仔细听着动静，接着把声

①此处为意第绪语“小心”的拉丁字母拼法。

②一种犹太人使用的语言。



音压得很低，孩子斜过身子来，紧紧挨着妈妈才听得清，“那是意第绪语——犹太人的语言，意思是‘小心’。”

“Opgehit, Opgehit, Opgehit。”孩子不断重复着，好像在告诫自己，“但是，妈妈，我们也是犹太人，怎么不说意第绪语呀？”

“嘘！千万别说你是犹太人！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妈妈跟你说过的。”妈妈也和达尔太太一样，把头埋在双手中。

“别哭，妈妈。你别哭。我对谁都不会说的。”

“来，我们得赶紧了。”妈妈擦去眼泪，深呼吸了一下，“我让你别哭，自己也不能哭，对吧？”她勉强挤出个笑容，嘴角是翘起来了，眼里却没有笑意。她站起来，拉着孩子的手。

“我们去哪儿？”孩子抬头看着妈妈。

“嘘，亲爱的。”年轻女人张望着路上的情况，等确定没人在看，才牵着女儿偷偷溜走了。



“天有点儿阴，好像要下雨。”拉尔斯单手搭在额头上，看着铅灰色的天空。

汉斯锁好门，抬头看看，确认所有窗户都关好了。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房子不大，但是很可爱。一楼有两间房，楼上有两间卧室，顶层还有一间小阁楼，它们都小小的，但是很整洁。小时候，他俩常在小阁楼上玩耍。

汉斯和拉尔斯，是哥特尔家的两兄弟。汉斯矮矮胖胖，像个圆滚滚的鸡蛋。拉尔斯则瘦瘦高高，像根竹竿，又像一只螳螂。两人相差两岁。汉斯今年六十五，是哥哥，拉尔斯是弟弟，今年六十三。两兄弟都没结婚，之前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十年前母亲去世了，父亲则在他俩小时候就已过世。现在，就剩下两兄弟相依为命了。

两兄弟都有绒毛浓密的耳朵、红彤彤的脸颊和一双蓝眼睛，眼角总是耷拉着。不过他们脸上白白的眉毛倒像一对随时要起飞的翅膀。这两个荷兰人诚实勤劳，一辈子都在努力工作。

出发去上班之前，汉斯和拉尔斯总要看一眼对面沃斯太太的家，这是他们的习惯。现在百叶窗已经拉起来



了，说明沃斯太太也起床了。这位老奶奶已有八十岁高龄，是两兄弟的母亲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两兄弟从小没见过祖父母的面，现在世上除了彼此再没有一个亲人了。对他们来说，沃斯太太是亲爱的阿姨，更是好朋友。既然她那边一切如常，两兄弟也就安心出发了。

这条巷子只有一边和大街相通，另一边是死胡同。巷子里一共有八栋可爱的小房子。每栋房子前都有个小小的花园，各家种的花在冬天的寒气里都没精打采的。每家门的颜色各不相同：大红的、天蓝的、金黄的、翠绿的，还有紫色的。不过房子周围都围着一圈铁艺栅栏，栅栏上也有小铁门。很多人家还没有室内的厕所，人们要到后院专门的地方方便。小巷子的那头儿连接着一条繁忙而喧闹的街道。大卡车满载着入侵的德国士兵，在鹅卵石铺成的道路上横冲直撞，趾高气扬地吐着黑烟。偶尔他们也会遇到一些走路的德国士兵，他们肩膀上都扛着长枪，黑色的军靴在人行道上咔嚓作响。

两年前，德军入侵了两兄弟的祖国荷兰，具体时间是1940年5月10日。那天，德军的飞机从荷兰上空呼啸而

过，轰隆的巨响吓坏了沃斯太太。她还穿着睡衣，就跑到对面的两兄弟家里躲起来了。三个人肩上披着毯子，一起围坐在客厅微弱的炉火边。

“我们的军队准备好了。”汉斯郑重地说。

“是的，我们会打败他们的。”拉尔斯表示同意。

三个人都活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挺过了经济大萧条，但只有沃斯太太不太确定，自己可爱的祖国这次是不是能抗得过德军的长枪大炮。不过，这是三个人围炉烤火的温馨时刻，她听着两兄弟充满信心的话，还是点了点头。

德军的进攻很迅速。一开始，这些士兵自称是荷兰人的“兄弟”，买吃的、租房子，全都原价甚至高价付钱。这么多年来，荷兰人一直在经济萧条中挣扎，德国人来给钱，他们当然是欢迎的。所以起初，情况看起来很好，但接着一切就都改变了。

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在德军入侵时，和荷兰政府一起逃往伦敦，但荷兰人仍然效忠于她。接着，尽管纳粹宣布了一系列规章，甚至用重刑威胁，很多荷兰人依然坚持



收听荷兰语的新闻广播电台——“橙色电台”，电波是从英国伦敦发来的。这些顽固不化的“刁民”把纳粹给惹怒了。

两兄弟也听说过一些荷兰的反抗分子，他们炸毁火车轨道，给纳粹找了不少麻烦，而纳粹的报复，就是到处抓人。其中很多人都被枪毙了，剩下的则被送往遥远的集中营。两兄弟没有去过集中营，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那里是人间地狱。汉斯和拉尔斯觉得，德国人有可能就这样占领荷兰了，那个叫作“希特勒”的家伙应该是个很坏的人。不过，说到底，大家都是文明人，文明人怎么会到处去杀人呢？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汉斯和拉尔斯继续顺着巷子走下去。短短两年，生活大变。变化之一，就是随处可见的沙袋：大楼前面堆着，路灯下面堆着，窗户外面也堆着。他们不知道这些沙袋到底有什么用。要是炸弹落下来，不管是盟军^①扔的还是德军扔的，那一两个沙袋可不顶什么用。这让他们越发好奇，

^①同盟国军队的简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法西斯国家建立了国家联盟，对抗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

堆这么多沙袋干吗呢？

他们曾经美丽的城市现在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毫无活力。人人都战战兢兢，匆匆忙忙，一副害怕的样子。很少见到谁脸上有笑容，熟人相遇也不敢打招呼。

汉斯看了下手表。每天早上他们都准时到电车站，一分钟也不早，一分钟也不晚，这也是他们的习惯。汉斯是有轨电车司机，过去有的外国游客把它叫作“街边轿车”。这个名字也挺让人好奇的，因为电车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小轿车。

拉尔斯是售票员。两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已经干了四十三年。



“妈妈，我热。”孩子说。她有一双巧克力色的眼睛，深棕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两条长长的辫子上系着小小的蝴蝶结，一直垂到背上。她努力跟上妈妈焦急的步伐，但穿着那么多衣服，想走快了也难。

女人停了下来，把孩子拉近，悄声说：“休息一下吧，



马上就到了,我的乖女儿。很快你就安全了。不过,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了?对谁都不能说我们去过哪里,会给好心人惹麻烦的。答应妈妈好吗?”

孩子忙不迭地点头。妈妈有很多秘密要她保守,但这个还挺容易的。她根本不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待过,甚至都不知道此时此刻这是什么地方。

她们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孩子两手护着眼睛,往店里看。“快看哪,妈妈!”她高兴地叫起来。台子上摆放着糖果和甜品,亮闪闪的像珠宝。外面裹着杏仁片的蛋糕、果酱夹心饼干、柠檬霜挤出的好看裱花……哇!还有她最喜欢的姜饼蛋糕呢!她咽着口水,眼睛瞪得像店里的派一样大。妈妈会不会给她买蛋糕吃呢?她看着商店门口。虽然还不认字,但她也知道玻璃门上用黑漆刷的那些丑陋字眼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禁止入内。

年轻的妈妈根本无暇顾及甜点和糖果。她透过橱窗看着店里墙上的钟。还要走四个街区,才能到电车站,上电车,再坐五站,才能到目的地。达尔太太已经保证过,会有个戴绿色帽子的女人来接她们。女人会把她的孩子带